

欧盟与美国在合并控制领域的双边执法合作

黄晋*

摘要：随着合并控制制度在各国的广泛适用以及跨国合并对不同反垄断司法辖区的重大影响，合并控制领域的双边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当前欧盟与美国在合并控制领域的双边合作起到了引领作用，其合作体现了求同存异、协调发展的方针。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合并调查中的双边合作与合并救济方面的双边合作对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合并控制 反垄断 反垄断双边合作

一 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合并控制领域的双边执法合作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和超国家竞争主管机构反垄断行政执法常态化的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颁布实施合并控制制度的国家日益增加，由多个竞争主管机构根据不同程序和实体标准进行，同一合并审查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鉴于同一交易会适用不同国家的竞争法律制度，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完全有理由避免合并分析和救济行为的冲突。

尽管很多国家在合并控制的实体评估、程序和政策目标上存在一些差异，然而各国竞争主管机构还是采取了一些举措来促进协调和减少冲突。当前，最为重要的双边合作之一是欧盟与美国两大反垄断司法辖区达成的旨在促进各自竞争执法的双边合作框架机制，这种合作框架机制有助于促进欧盟与美国在合并控制领域相互妥协、减少分歧和加强协调，其作用已经在欧盟与美国竞争法学界得到广泛认可。^①

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欧盟与美国在合并控制领域双边合作的法律机制入手，着重分析欧盟与美国在合并调查中的通知、交流与信息交换、协调、礼让原则以及合并救济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以期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合并控制领域开展双边合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 欧盟与美国在合并控制领域开展合作的法律机制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欧盟委员会^②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展开了非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竞争法中心秘书长。

① 黄勇：《竞争法国际合作的现状与前景》，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第 73 页。

② 《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联盟（欧盟）”取代先前一直使用的“欧洲共同体（欧共体）”，原欧共体委员会变更为欧盟委员会。为写作方便，本文统一使用了欧盟委员会这一名称。

正式合作。这种合作以每年召开会议的方式逐步正式化。欧盟委员会和美国联邦执法机构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1986年发布、经1995年修改的《成员国间就影响国际贸易的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合作的推荐意见》（以下简称《推荐意见》）展开合作。^①《推荐意见》涉及成员国在牵涉其他成员国重要利益的反竞争行为调查中相互通知、磋商、信息交换的有关内容。

《推荐意见》指出，成员国应当：在影响其他成员国重要利益的调查或者执法行动过程中及时通知后者；分享信息，并允许利益受影响的成员国向执行调查的成员国提出意见、进行磋商；在适当时协调平行调查；在彼此管辖内相互协助查明和取得信息；各方请求行为发生地国家的竞争主管机构采取行动，考虑处理影响其重要利益但发生在该国管辖地域外的反竞争行为。^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发展促使欧盟和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开始以更为正式和有组织的方式展开合作。首先，美国和欧盟的跨境贸易迅速增长，导致重复执法和双边执法冲突的风险加剧。第二，在1998年木材纸浆案（*Wood Pulp*）判决中，欧盟法院明确指出，由于加拿大与欧盟纸浆生厂商之间的协议在欧盟内实施，因此欧盟委员会有权调查加拿大与欧盟纸浆生厂商之间的卡特尔行为。^③欧盟法院的这一判决，伴随着《理事会关于规制企业间集中控制的第139/2004号合并条例》（以下简称《第139/2004号合并条例》）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管辖权冲突的可能性。^④第三，大量使用激励和宽泛性语言的经合组织的《推荐意见》不足以解决竞争执法合作中的问题。第四，如果竞争主管机构希望避免对同一合并作出不同的审查决定，那么欧盟《第139/2004号合并条例》的实施使得这种合作至关重要。

当前，随着欧盟与美国在合并控制领域国际合作的进一步深入，这种合作已经变得日益制度化和规则化。以联合技术公司/古德里奇公司（UTC/Goodrich）合并案为例。^⑤UTC是美国飞机发动机制造商普惠发动机公司（Pratt & Whitney）和航空航天系统制造商汉胜公司（HamiltonSundstrand）的母公司，Goodrich也是一家美国飞机技术和设备制造公司。2011年9月，UTC以165亿美元现金和19亿美元债务的形式购买Goodrich。由于交易规模巨大，合并交易当事方不得不同时在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三个反垄断司法辖区进行申报。在合并审查中，欧盟委员会、美国司法部和加拿大竞争局通过紧密合作确保了实体分析和时间方面的密切配合，最终使三家执法机构在同一天签发了各自的最终决定。

^① Revised Recommendation of the OECD Council concer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on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July 27 and 28, 1995, C (95) 130/FINAL.

^② Revised Recommendation of the OECD Council concer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Member Countries on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③ *Ahlstrm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Wood Pulp*”), Joined Cases 89, 104, 114, 116, 117, 125 – 129/85, 1988 E. C. R. 5193.

^④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 ELX_SESSIONID = xcHGJ21K5tMfTPh53GJT78yGDYnsfBSdFj15vyTVgZ0PDdDlhTG1! - 786982200?uri=CELEX:32004R0139 (last visited September 20, 2014)。该条例是对原《第4064/89号合并条例》的修正，主要涉及共同体规模的集中控制应当向欧盟委员会进行事先申报并接受审查等有关内容。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M. 6410 – UTC/Goodrich, Commission Decision dated 26 July 2012; US DOJ, 26 July 2012; Canada Competition Bureau (statement), 26 July 2012.

(一) 1991 年协定

1991 年 9 月，欧盟与美国签署《欧共体委员会与美国政府关于适用各自竞争法的协定》(以下简称《1991 年协定》)。^① 由于法国等成员国质疑协定的有效性，欧盟法院在 1994 年判决中要求《1991 年协定》应当由欧盟理事会和委员会以共同决定方式重新确认。^② 1995 年 4 月，欧盟理事会和委员会通过共同决定认可了该协定，协定生效日追溯至欧盟委员会签署协定之时。^③ 《1991 年协定》为欧盟委员会和美国反托拉斯执法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协定涉及签字各方的 5 项主要义务，分别是：通知对方其执法活动有可能影响对方活动、交换信息、提供协助、在竞争执法中提供合作以及注意对方的重要利益。^④

《1991 年协定》的条款都是非强制性的，条款的实施取决于欧盟与美国各竞争主管机构合作的意愿。^⑤ 该协定没有制裁或者处罚不合作竞争主管机构的条款。虽然这有可能被认为是《1991 年协定》的不足和缺陷，然而这样的规定恰恰反映了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签署协定时的愿望——限制双方主管机构在技术交流合作上的义务，将合作与交流纳入各国内外法和政策目标的调整范围。^⑥

根据《1991 年协定》，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可以分享各自法律没有禁止分享的信息，并且各方在取得对方提供的信息后应当保守秘密。鉴于欧盟和美国在竞争法律方面存在限制，初次申报以及经请求后提交的文件材料等保密信息均不得进行交换。^⑦ 未经信息来源方的同意，双方竞争主管机构也不可以向对方披露保密信息。^⑧ 实践中，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均会要求交易申报方签署允许信息交换的权利豁免文件。

(二) 1999 年行政安排

1999 年，欧盟与美国签署《1999 年参加会议的行政安排》(1999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①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1995 O. J. L95/47). 《1991 年协定》在欧盟的适用范围包括《欧盟运行条约》第 101 和 102 条(原《欧共体条约》第 81 条和 82 条)、《合并控制条例》以及欧盟内的其他实施条例；协定在美国的适用范围包括《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威尔逊关税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但不包括法律中涉及消费者保护的条款。

^② *France v. Commission*, Case C - 327/91, 1994 E. C. R. I - 3641. 在该案中，法国等成员国认为，根据条约规定，欧盟委员会没有签订类似协定的权利，最终，法院支持了成员国的观点，并要求理事会重新确认协定。

^③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and the Commission of 10 April 1995 concern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95/145/EC, ECSC), published in 1995 O. J. (L 95/45),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31995D0145>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④ Se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⑤ Art V (4),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⑥ Art. IX,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该条规定，协定适用的方式与欧盟和美国各自既有法律相一致，与美国各州法律或者成员国既有法律相一致。

^⑦ Art. VIII (1),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⑧ Art. VIII (2),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on Attendance)（以下简称《1999年行政安排》），以竞争主管机构间备忘录的形式对协定各方在执法活动和交流方面的合作与协调作了进一步阐述。^①

《1999年行政安排》详细解释了欧盟委员会和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与合并当事各方共同组织联合听证与会议的可行性。双方竞争主管机构一致同意允许对方接触自己的决策程序。欧盟委员会同意美国反托拉斯调查人员在涉及双方同时审查的跨境合并中列席委员会的听证。1999年双方的往来函件明确规范了这种安排。作为交换，美国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同意开放其“定调会”（pitch meeting）——合并申报企业最后一次说服美国高层反托拉斯官员不要采取行动——这些问题同样也是欧盟委员会审查关注的事项。

需要注意的是，《1999年行政安排》设置了条件限制，出席听证和会议的条件最终需要由欧盟与美国各自的竞争主管机构决定。这些限制包括：调查方必须同意对方代表的出席、双方必须确保保守秘密以及各方竞争主管机构在特定案件中可以拒绝对方机构的出席。

（三）欧盟与美国国际合作最佳实践

经历了2001年通用电气与霍尼韦尔合并案失败的合作机制以后，^② 欧盟与美国合并工作组^③开始着手准备《合并调查合作的国际最佳实践》（以下简称《国际合作最佳实践》）。^④ 2002年10月，欧盟委员会与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正式发布了《国际合作最佳实践》。^⑤《国际合作最佳实践》旨在“促进双方的执法机构充分了解彼此决策，减少双方得出不同结果的风险，促进在合并救济上的协调和一致性，提高欧盟与美国各自的调查效率，减少合并当事各方和第三方的负担，增加合并审查程序的整体透明度”。^⑥《国际合作最佳实践》反映了欧盟与美国监管机构的共同观点，即定期交流对于避免审查决定的不一致是极为重要的。^⑦

《国际合作最佳实践》是对过去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合并控制领域非正式合作实践的概括与总结。《国际合作最佳实践》强调了合并当事各方放弃保密权的重要性。虽然《国际合作最佳实践》表明当事各方拒绝放弃保密权不构成妨碍竞争评估，但是仍强烈建议合并当事各方放弃该权利。^⑧

^① 1999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on Attendance,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international/bilateral/usa.html>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② General Electric/Honeywell, Case COMP/M. 2220, Commission decision of July 3, 2001 (2004 O.J.L 48/1). 该案中，欧盟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在5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美国反托拉斯执法机构认为，这种明显分歧非常令人担忧，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在涉及全球市场的合并案件中，阻止合并的司法辖区会存在很强的外部效应，它的行为事实上否定了合并给全球消费者所带来的利益。第二，欧美之间不同的实体标准肯定会增加与合并审查程序相关的交易成本，其结果是吓阻有利于竞争且提高效率的合并。第三，这种明显分歧会损害赞成反托拉斯执法的政治共识，这也是任何一方所不愿意看到的。

^③ 1999年10月，欧盟委员会和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成立工作组，审查共同议题，从合并的个案中提取经验。工作组最初侧重于合并救济；工作组所作出的努力在欧盟委员会《关于救济的通告》中得以体现。

^④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October 30, 2002, http://europa.eu.int/comm/competition/mergers/others/eu_us.pdf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⑤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⑥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para. 2.

^⑦ See Charles A. James,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in the 21st Century: Cooperation and Convergence, before the 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 Paris, France, October 17, 2001,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speeches/9330.pdf>.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⑧ Art. 3,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国际合作最佳实践》还重复强调了联合会议的重要性，包括有欧盟竞争专员或者其代表以及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高级官员出席的会议等。^①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合作最佳实践》讨论了协调合并程序中的时间问题，并建议通知或者联合会议应在调查程序的某些阶段召开。^②

2011年10月，在《1991年协定》发布20周年之际，欧盟委员会、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3家执法机构再次肯定了相互间有益的合作关系，并发布了修订后的《合并调查合作的最佳实践》（以下简称《最佳实践》）。^③

三 欧盟与美国在合并调查中的双边合作

（一）合并调查中的通知、交流

首先，根据《1991年协定》的规定，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合并调查中负有对涉及对方重要利益相互通知的义务。双方竞争主管机构在意识到各自的执法活动有可能影响对方的重要利益时有义务通知对方。^④ 需要通知的情况包括：请求对方提供位于对方司法辖区内的非公开信息，调查依据对方法律设立、组织或者从事经营的有关企业，调查对方司法辖区内发生的或者对方政府鼓励或者批准的行为，考虑对对方司法辖区内需要实施或者禁止的行为实施救济等。^⑤ 一般而言，重要利益容易受到对方执法活动、对方地域内的反竞争行为、根据对方法律实施合并行为或者在对方地域内对反竞争行为实施救济等因素的影响。^⑥

《1991年协定》对通知的时间作了安排。由于欧盟和美国在合并审查程序法律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协定对通知时间作了细化性规定。根据《1991年协定》，在欧盟，当交易通告公布在欧盟《官方通讯》上时或者欧盟委员会决定启动第二阶段调查时，委员会应当通知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⑦ 在美国，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对拟议交易提出进一步信息请求或者材料（也称为“第二次请求”）或者决定反对既定交易时，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有义务通知欧盟委员会。^⑧ 至于其他事项，各方竞争主管机构应在申报时尽快通知对方，在任何情况下，通知应在通知方对交易提出正式反对或者作出决定前进行。^⑨

^① Art. 12,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② Arts. 4, 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③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best-practices_2011_en.pdf. See also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international-antitrust-and-consumer-protection-cooperation-agreements/111014eumerger.pdf>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④ Art. II (1),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⑤ Art. II (2),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⑥ Art. II (2),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⑦ Art. II (3) (b),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⑧ Art. II (3) (a),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⑨ Art. II (4),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其次，在合并调查中，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会就案件的情况进行相互交流。双方竞争主管机构的交流性质和次数取决于所审查案件的特点。^①例如，在调查开始阶段，欧盟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或者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在考虑合并性质和时间后，对机构间协商的暂定时间达成一致。鉴于双方竞争主管机构在调查开始阶段的合作颇为有益，《最佳实践》建议，双方竞争主管机构应指定联系人员负责建立各机构相关调查人员的交流日程，与合并当事各方讨论协调各自调查时间的可能性，协调信息和证据的搜集以及要求合并当事各方和第三方当事人放弃保密权等事宜。《最佳实践》还指出，高级官员间的磋商在任何时候都是合适的；各竞争主管机构的高级官员应熟悉整个调查的关键问题；经济专家在合并调查的适当阶段也可以参与磋商。^②

实践中，双方竞争主管机构间保持持续的沟通有益案件的调查，特别是机构间的磋商在调查的关键阶段尤为重要。^③拜耳与安内特合并案中，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调查中进行了持续交流。^④该案中，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考虑了种子处理产品和杀虫剂、除草剂和杀菌剂等产品市场如何在农业部门中占主要地位。^⑤经合并当事各方同意放弃保密权，并推动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间的深度合作，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最终对合并附加了多项剥离救济和其他条件后批准了该交易。

（二）合并调查中的信息交换

《1991年协定》对特定交易或者业务的基本信息交換作出规定。^⑥这意味着欧盟委员会与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在合并调查期间同意交換合并当事各方所提供的信息。然而，由于美国和欧盟对信息交換的法律规定存在不同，因此这种分歧必然对双方的合作措施产生一定的影响。^⑦

首先，美国和欧盟进行信息交換可能存在法律的障碍。例如，在欧盟，欧盟理事会《第17/62号关于实施条约第85和86条的条例》第20条或者其他竞争条例中有关条款所涉及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下有可能不提供给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⑧《第1/2003号关于实施〈欧共体条约〉第81条和82条竞争规则的条例》^⑨和《第139/2004号合并条例》^⑩同样禁止在调查程序期

^① Art. II,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② Art. II,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③ Art. III,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④ *Bayer/Aventis Crop Science*, Case No. COMP/M. 2547,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2547_en.pdf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⑤ See Commission Deepens Probe into Bayer's Acquisition of Aventis Crop Science, European Commission (Dec. 4, 2001), <http://europa.eu.int/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1/1736>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⑥ Art. III,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⑦ Scoe B. Starek, III, "Former Commission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ntitrust Enforcement", [# N _ 16 _](http://www.ftc.gov/public-statements/1997/09/international-cooperation-antitrust-enforcement), September 29, 1997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⑧ Regulation No. 17 of the Council of February 6, 1962 (First Regulation Implementing Articles 85 and 86 of the Treaty), 1959—1962 O. J. Spec. Ed. 87. 这里的条约是指《罗马条约》(笔者注)。

^⑨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EC Treaty, art. 20, 2003 O. J. (L 11/1) 1.

^⑩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Art. 17.

间披露从当事各方取得的信息。当然，在合并当事各方同意放弃其保密权从而促进欧盟双边合作时，信息交换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有学者指出，跨国合并的当事方在交换保密信息有可能导致民事或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是不太愿意放弃保密权的。^① 实践中，这种担心在涉及卡特尔和其他反竞争协议而非合并的案件中得到证实。但是在合并中，由于合并当事各方最不愿意见到的场景就是竞争主管机构禁止拟议交易，因此当事各方对信息交换持赞成态度，并且放弃保密权成为一种习惯做法。

其次，美国和欧盟关于信息交换不同的法律规定影响了双方竞争主管机构信息交换的范围。在美国，即使没有合并当事各方的同意，保密信息也可以传递给合作方的竞争主管机构。按照美国《1994年国际反托拉斯执法协助法》(Internatio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ct of 1994)的规定，信息交流应遵循互惠原则。^② 因此，只要一方竞争主管机构还能够提供保密信息，那么另一方就可以分享信息。然而，如上所述，欧盟委员会不可能将保密信息透露给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因此，在合并当事各方决定双方竞争主管机构是否应披露保密信息时，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对双方的合作程序提出挑战。结果就是，欧盟和美国的竞争主管机构在拥有不同信息时完全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事实上，双方竞争主管机构不仅在评估反竞争影响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市场份额及其他数据的计算上也是不同的。

合并当事各方放弃对有关信息的保密权可以促进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的合作和信息交换。随着欧盟与美国两大反垄断司法辖区在合并审查实体法律方面的趋同，合并当事各方逐渐意识到，在合并审查程序期间向所有竞争主管机构披露信息符合它们的最佳利益。在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对合并交易进行反垄断审查过程中，特别是合并审查的第二阶段，双方竞争主管机构会要求合并当事各方提供信息以评估市场结构。这些信息基本是类似的，涉及合并当事各方的市场份额、相关产品或者服务等特征。因此，合并当事各方允许交换保密信息将极大促进双方竞争主管机构的合作，并使调查程序省时、高效。

实践中，有人对《1991年协定》的信息交换条款存在误解，认为这为操纵合并审查打开了方便之门。理由是，涉及某些战略性披露的企业如果向合作中的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提供不同数量的信息会影响两方竞争主管机构各自的决定。然而，这种案件在实践中非常少见，且在合并当事各方没有披露信息时，竞争主管机构间的合作程序只会放慢速度，当事各方将不得不分别应对各家竞争主管部门的审查。这明显会延长审查程序，更为重要的是，合并时间安排也会受到影响。由于欧盟和美国在合并控制程序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因此这是有可能出现的。

为避免这种破坏性影响，竞争主管机构通常要求合并当事各方授权放弃一揽子保密权。^③ 这样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就可以审查相同文件和信息，从而推动所有竞争主管机构在特定案件中作出类似决定。此外，按照《1999年行政安排》和《最佳实践》，竞争主管机构和合并当事各

^① See Cornelis Canenbley & Michael Rosenthal, “Cooperation Between Antitrust Authorities In and Outside the EU: What Does it Mean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art 2, (2006) 26 (3)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185, pp. 185 – 218.

^② See Charles S. Stark, Chief of Foreign Commerce Section,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A US Perspective”, (Feb. 13 – 14, 1995),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speeches/0156.htm>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③ http://ec.europa.eu/comm/competition/international/bilateral/canada/2002_report_en.pdf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方有机会见面、交换和讨论当事各方为合并评估所提供的信息。^①当前，为了方便当事各方提供必要信息，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共同建立了问卷调查表为合并当事各方提供指导。^②问卷调查表为双方竞争主管机构共同关心事项的决策提供了信息基础，它并不是竞争主管机构要求合并当事各方提供信息的官方正式文件或者表格。这样的安排进一步显示了欧盟与美国合作机制的灵活性和技术性特点。

（三）合并调查中的协调

根据《1991年协定》，除了相互通知各自行动以及进行信息交换外，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还相互协调各自的执法活动。在考虑协调执法活动是否存在必要性时，双方竞争主管机构会考虑资源有效利用、信息收集的方便程度、执法目标的协调效果以及执法活动成本等问题。由于协调会对各竞争主管机构造成成本压力，因此双方竞争主管机构不得不在个案中衡量这种协调的成本与利益或者协调的程度和类型。^③当前，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对涉及世界市场或者合并救济影响整个交易的案件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协调。

由于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间的协调体现在避免相互冲突的审查方法和审查决定、减少重复的执法成本和充分利用各自的执法资源等方面，因此，只有竞争主管机构调查时间表允许双方在合并调查过程中进行有效沟通，协调才是最为有效的。^④

为便于协调，双方竞争主管机构采取了许多有效做法，包括：在各自合并调查期间相互通知重要进展；尽力协调各自调查阶段，包括与合并当事各方和其他执法机构一起联合呼吁或者举行会议来讨论、商定各自的调查时间；提供作出审查决定所适用的时间表；在适当情形下要求所调查的当事各方和第三方当事人主动向合作中的对方竞争主管机构放弃保密权；在符合各自保密义务情况下分享公开信息；协调和讨论各自对案件的有关分析，包括市场界定、评估竞争效果和效率、竞争损害理论、经济理论以及检验这些理论的经验证据；协调合并救济的设计和实施以及探索新的合作机制等。^⑤

合并当事各方的参与和配合对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协调调查有着重要影响。如果合并当事各方在向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申报合并后就与各竞争主管机构讨论协调的问题，那么交易通过审查的时间将会明显加速。因此，为促进双方竞争主管机构的讨论，合并当事各方在申报阶段就应向各竞争主管机构提供有关合并的基本信息，包括：合并当事各方的名称及活动，从事商业的地理范围、相关部门，交易在其他国家的申报，交易在各司法辖区申报的时间以及与合并时间有关的问题。^⑥

-
- ① US-EU Merger Working Group,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legislation/best_practices_2011_en.pdf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 ② William J. Kolasky, “Global Competition Convergence and Cooperation: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Ahead”,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Fall Forum, Washington DC, November 7, 2002,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200442.htm>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 ③ Art. IV (2),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 ④ US-EU Merger Working Group,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 ⑤ OECD,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ompetition Investigations and Proceedings 2014”, http://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ooperation_agreements/140916cooperationagreoeecd.pdf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See also Art. II (6),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 ⑥ Art. III (9),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在跨境合并中，促进竞争主管机构协调的一个重要选择就是合并当事各方在欧盟和美国两大反垄断司法辖区同时展开平行申报。如果合并申报在欧盟和美国不是同时进行的，那么只有申报时间允许双方竞争主管机构在关键阶段进行协调才可以使合作具有意义。在考虑合并申报时间时，交易当事各方应考虑竞争主管机构的程序，特别是初始阶段。申报时间还应允许各竞争主管机构在调查关键决策阶段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和合作。^①

合并当事各方推动机构间协调的时间窗口有：欧盟委员会开始申报前磋商或者第一阶段调查以及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开始调查时；合并当事各方预计欧盟委员会以附带承诺方式在第一阶段批准合并以及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将签发第二次信息请求或者诉诸合并救济时；欧盟委员会启动第二阶段调查以及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签发第二次信息请求时。^②

需要注意的是，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合并调查中的协调不影响各机构基于各自调查程序独立作出审查决定的权力。

（四）合并调查中的礼让

在合并控制领域，法学界对国际礼让原则的解释存在高度分歧。^③ 为此，《1991 年协定》引入了传统礼让程序。根据该程序，各竞争主管机构方在执法的所有阶段均应考虑对方的重要利益，特别是在作出审查决定和使用合并救济的阶段。^④ 例如，在波音与麦道合并案中，欧盟委员会在审查决定中“注意到了《欧盟与美国政府关于适用各自竞争法的协定》内容，特别是协定第 2 条和第 6 条的规定”。^⑤

《1991 年协定》还引入了积极礼让程序。根据协定，一方竞争主管机构可以请求对方竞争主管机构在其司法辖区内启动适当执法活动，并在被请求方同意情况下申请对影响请求方重要利益的反竞争行为实施救济；^⑥ 影响请求方利益的行为应属于违反请求方竞争法律的反竞争行为；^⑦ 被请求方有义务决定是否启动执法活动，以及是否通知请求方作出决定的结果。^⑧ 《1991 年协定》积极礼让条款所规定的合作水平远远超过了美国签署的双边条约、欧盟与中东欧国家间所签协定包含的内容。^⑨

^① Art. III (10),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② Art. III (11),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③ Alexandr Svetlicinii, “Cooperation Between Merger Control Authorities of the EU and the U.S. A Viable Solution for Transatlantic Mergers?”, (2006) 7 U. C. Davis Business Law Journal, <http://blj.ucdavis.edu/archives/vol-7-no-1/cooperation-between-merger-control-authorities-of-the-eu-and-the-u.s..html>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④ Art. VI (1),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⑤ Boeing/McDonnell Douglas,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f 30 July 1997, Case No. IV/M.877,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877_19970730_600_en.pdf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⑥ Art. V (1) – V (2),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⑦ Art. V (1),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⑧ Art. V (3),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⑨ Joel I. Klein, 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of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ntitrust: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Responses”, June 13, 1997,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Speeches/1580.Htm>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积极礼让程序在《1998年欧共体与美国政府关于各自实施竞争法适用积极礼让原则的协定》(以下简称《1998年协定》)中得到进一步解释。^①在某些情况下,一方竞争主管机构可以推迟或者中止其执法活动以支持对方竞争主管机构带头行动阻击存在问题的反竞争行为。^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欧盟和美国的合并程序规则均不允许延长或者中止合并调查,因此《1998年协定》并不适用于合并控制。尽管如此,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对《1998年协定》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正如前欧盟委员会竞争专员蒙帝所说:“这种颇具创新性的合作安排为双边合作带来了崭新的途径,为竞争主管机构间合理分摊执法负担提供了可能。”^③

实践中,积极礼让原则在合并案件中并不常用。^④由于主张对合并交易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均设置了合并申报门槛,例如,欧盟对合并申报设置了共同体规模的门槛,美国对合并申报设置了销售额门槛,因此合并当事各方不得不疲于应付来自各家竞争主管机构的审查。鉴于管辖权问题使得合并交易不可能移送给最适合对交易进行调查的单个竞争主管机构,当前各国竞争主管机构在合并调查方面的合作完全依赖于联合通知、讨论和协调。^⑤

四 欧盟与美国在合并救济方面的双边合作

合并救济,又称为附条件批准集中,通常是指为了减少合并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竞争主管机构对不予禁止的合并附加限制性条件的一种制度。合并救济是合并控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⑥鉴于其在合并控制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间的双边合作包括了双方在对合并当事各方施加救济和制裁措施方面的合作。

在合并救济方面进行合作,对双方竞争主管机构以及需要考虑救济的合并当事各方是非常有价值的。^⑦跨国合并经常涉及多个司法辖区的管辖,这些司法辖区内的竞争主管机构完全有可能根据各自国内法对合并交易适用国内救济和制裁。例如,在合并控制执法中,一方竞争主管机构所要求的承诺可能会超过了另一合作方所要求的内容。另一方面,当某个合并案件涉及全球市场或者至少影响欧盟和美国时,合并当事各方提供给各竞争主管机构使用的承诺就可能是相似或者相同的。此外,竞争主管机构通过合作也可以确保各竞争主管机构所接受的救济不会给合并当事各方带来相互冲突的义务。有鉴于此,合作无论对竞争主管机构还是对合并当事各方都是有意义且是必要的。

^① Se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comity principles in the enforcement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② Se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the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comity principles in the enforcement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③ See Cornelis Canenbley & Michael Rosenthal, “Cooperation Between Antitrust Authorities in and outside the EU: What Does it Mean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 212.

^④ See Alexandr Svetlicinii, “Cooperation Between Merger Control Authorities of the EU and the U.S. A Viable Solution for Transatlantic Mergers? ”.

^⑤ See Alexandr Svetlicinii, “Cooperation Between Merger Control Authorities of the EU and the U.S. A Viable Solution for Transatlantic Mergers? ”.

^⑥ 金美蓉:《欧美反垄断制度中合并救济的一般原则》,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64页。

^⑦ Art. I,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实践中，各竞争主管机构在对违规的竞争者施加救济措施时不会考虑相称性原则的适用问题。^① 例如，在波音与麦道合并案中，为了保护共同体市场内的竞争，欧盟委员会在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没有提起诉讼情况下单方要求合并后的企业遵守有关承诺。^② 因此，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均认为在设计合并救济措施时机构间的合作与沟通有助于减少摩擦。

一般来说，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设计合并救济措施时会考虑合并当事各方的利益以及协调合并救济措施建议的时间和内容，从而减少相互冲突的审查决定或者救济实施存在的困难。在不违反保密和披露义务情况下，双方竞争主管机构会在合并救济方面进行合作，并与合并当事各方就有关救济进行讨论。

既然一个反垄断司法辖区已经对合并交易进行了处罚或者实施了救济，那么其他反垄断司法辖区是否就不应对该交易再进行处罚或者施加救济措施了？实际上，欧盟等司法管辖区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解释十分严格。^③ 虽然欧洲初审法院在离氨酸案（Lysine）中认为一事不再理使被告不再受到欧盟委员会发起的第二次制裁程序的影响，但是法院进一步指出，如果欧盟委员会施加的制裁是为了不同目的，那么重复制裁就是合法有效的。^④ 具体而言，虽然合并交易受到了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的制裁，然而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是为了保护美国市场公平竞争，因此，为了保护共同体市场内的有效竞争，欧盟委员会所发起程序以及施加的制裁就不应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鉴于跨国公司在合并交易中不得不遵守不同国家竞争主管机构所施加的要求和制裁，欧盟竞争主管机构对该问题的态度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严重关切。考虑到《第 139/2004 号合并条例》规定的罚金是以相关企业的全球营业额为基础而非企业在共同体市场的实际营业额，欧盟委员会没有依据相称性原则制裁那些严重阻碍共同体市场有效竞争的跨大西洋合并的当事各方，实际处罚力度远远超过了欧盟委员会处罚欧盟内部的合并，这无形增加了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对跨大西洋合并给予双重制裁的风险。^⑤

以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合并案为例。^⑥ 该案恰恰反映了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不考虑对方司法辖区利益、且对混合合并有不同分析方法时所产生的有关救济的问题。该案中，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实际上放弃了对混合合并的反竞争评估，^⑦ 并指出，混合合并的评估不再为美国反托拉斯执法机构视为有效竞争的威胁。^⑧ 与之相反，欧盟委员会的竞争分析依赖于组合效应

^① Barry Schweid, “US Wants Europe Backing on Merger”, AllPolitics, July 22, 1997, <http://legalminds.law.findlaw.com/list/antitrust/msg00527.html>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② Boeing/McDonnell Douglas,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064/89, of 30 July 1997, Case No. IV/M. 877.

^③ See Alexandre Svetlicinii, “Cooperation Between Merger Control Authorities of the EU and the U. S. A Viable Solution for Transatlantic Mergers?”.

^④ Archer Daniels Midland v. Comm'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ase C-213/28, 2003 E. C. R. II - 2597.

^⑤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See also Alexandre Svetlicinii, Cooperation Between Merger Control Authorities of the EU and the U. S. A Viable Solution for Transatlantic Mergers?.

^⑥ See General Electric/Honeywell.

^⑦ 1968 Merger Guidelines included Section II Vertical Mergers, <http://www.usdoj.gov/atr/hmerger/11247.htm> (last visited July 10, 2014). 1984 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Section IV),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614.htm> (last visited July 10, 2014) and 1992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http://www.usdoj.gov/atr/hmerger/11250.htm> (last visited July 10, 2014).

^⑧ See Albert A. Foer, “The Goals of Antitrust: Thoughts on Consumer Welfare”, Working Paper 05 – 09, American Antitrust Institute,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103510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理论和其他包括消除潜在竞争者在内的潜在长期效应理论，认为应该对该合并交易实施剥离救济。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些理论已经过时。然而从欧盟委员会的观点来看，这些分析方法符合欧盟竞争法及其政策目标。^①

欧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虽然肯定了欧盟委员会在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合并案中的决定，但是认为欧盟委员会存在许多错误，未能提供足够的事实证据佐证其调查。^② 这最终促使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理事会关于企业集中评估非横向合并的指南》，并且将以后的审查决定建立在充分证据和严格的经济分析基础之上。^③

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合并案以后，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和欧盟委员会努力避免双方的分歧，展开了“以平静和类似商业合作为特点”的执法合作。^④ 正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尼莉·克罗斯所说：“国际合作对于现代竞争主管机构至关重要……竞争主管机构间的积极双边合作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⑤ 在哈里伯顿公司/德莱赛兰公司（Halliburton/Dresser）合并案件中，欧盟委员会依赖于美国司法部的保证解决了其对相关市场的担忧，从而减轻了委员会使用有限调查资源应对这一问题的压力。^⑥ 同样，在世界通信公司/MCI公司（WorldCom/MCI）合并案中，当合并救济为欧盟与美国双方竞争主管机构接受时，欧盟委员会也敦促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执法机构监督合并企业在美国内遵守剥离救济。^⑦

需要指出的是，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合并救济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1991年协定》第6条虽然明确规定了避免执法活动中的冲突，但是由于协定缺乏实施程序，因此这种冲突仍然会反映在双方竞争主管机构对同一交易各自作出的审查决定中。一方竞争主管机构依据其竞争法域外适用的规定对合并交易施加救济和限制有可能违反对方的法律。以微软案为例，虽然该案并不涉及合并交易，但它展示了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的分歧。^⑧ 在该案中，欧盟委员会和美国

^① Richard Burnley, Who's Afriad of Conglomerate Mergers? A Comparison of the US and EC Approaches, (2005) 28 *World Competition* 1, pp. 43 – 70.

^② See *General Electric/Honeywell*.

^③ See Nathalie Jalabert-Daury, Laurent et al. Competition Policies, IBLJ 87 – 105 (2006). See also Guidelines on the assessment of non-horizontal mergers under the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 ELX _ SESSIONID = S36Njv2VZ2fKL2t8vkzrSyB81QdWvFPYtgF8Sy928hQw2h5JMv6q! 1333254154? uri = CELEX; 52008XC1018 (03)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④ Mario Monti, “Convergence in EU-US Antitrust Policy Regard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 EU Perspective, UCLA Law First Annual Institute on US and EU Antitrust Aspect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Los Angeles, February 28, 2004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SPEECH/04/107).

^⑤ Neelie Kroes, “Competition Commissioner, Regulating for competition and growth”, 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 Paris, February 17, 2005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SPEECH/05/98).

^⑥ Case N° IV/M.1140 – Halliburton/Dresser,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1140_en.pdf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⑦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http://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doc/rep/1/2002/EN/1-2002-45-EN-F1-1.Pdf>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⑧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253 F.3d 34 (D.C. Cir. 2001); *Microsoft Corp. v. United States*, 534 U.S. 952 (2001) (pet. cert. denied); 231 F. Supp. 2d 144 (D.D.C. 2002) (on remand), aff'd in part and rev'd in part, 373 F.3d 1199 (D.C. Cir. 2004). See also *Microsoft Corp.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ICT/microsoft/index.html>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14). See also Markus Mulle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Decision against Microsoft: A Violation of the Antitrust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2005) 26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Review* 309, pp. 309 – 315.

司法部先后调查微软，然而最终欧盟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基于各自的竞争法律对微软施加的救济完全不同。^① 美国国会对欧盟委员会的决定感到非常恼火，而欧盟委员会则认为，整个程序完全符合《1991年协定》第6条的规定。^②

事实上，当前欧盟与美国各方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合并控制领域，合作的目的不是使合作各方作出完全相同的审查决定。正如《最佳实践》第1条所指出的，合并调查期间的合作目的是使竞争主管机构作出的审查决定在可能情况下保持一致或者至少不存在冲突。^③ 从这方面而言，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对通用电气与霍尼韦尔合并案各自不同的审查决定不是因为合作机制的问题，而是由于双方在实体法律制度中存在差异。在该案中，美国司法部指出，由于在合并当事各方竞争的领域使用了剥离救济，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合并交易将不会影响市场竞争。欧盟委员会则基于两个主要异议禁止了合并：首先，欧盟委员会担心通用电气实行“混合捆绑”的政策，销售航电设备零件、非航电设备零件和飞机引擎，从而给没有全套产品线且在飞机引擎或者航电设备上没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者造成损害；其次，欧盟委员会担心作为全球最大的飞机购买者通用飞机租赁公司（GECAS）会影响飞机制造商的决定从而将霍尼韦尔完全排除在产品采购之外。^④

五 结语

随着同时适用不同竞争规则的机会的增加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向纵深发展，合并控制执法上的双边合作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⑤ 欧盟和美国等主要司法辖区竞争主管机构间的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双边竞争执法合作的样板，其双边合作框架为其他国家建立类似合作机制起到了参考作用。今后，各国竞争主管机构通过开展双边合作能够行动一致，并避免产生冲突的审查结果、支离破碎的救济措施，从而取得更高效的决定。^⑥

虽然欧盟与美国在合并控制的实体评估、程序和政策目标上存在一些差异，然而双方竞争主管机构采取了双边合作机制来促进合作和减少冲突。由此看出，欧盟与美国在合并控制领域的双边合作体现了求同存异、协调发展的方针。在遵守各自竞争法律的基础上，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合并调查的通知、交流和信息交换上加强合作；在不影响各竞争主管机构独立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以个案为基础，鼓励合并当事各方参与和配合审查，加强机构

^① Markus Mulle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Decision against Microsoft: A Violation of the Antitrust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p. 309 – 315.

^② See Markus Mulle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Decision against Microsoft: A Violation of the Antitrust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p. 309 – 315.

^③ Article I, Best Practices On Cooperation In Merger Investigations.

^④ William Kolasky, “U. S. and EU Competition Policy: Cartels, Mergers, and Beyond, Council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 Bi-Annual Conference, New York, January 25, 2002. See also Donna Patterson and Carl Shapiro, “Trans-Atlantic Divergence in GE/Honeywell: Causes and Lessons,” 17 Antitrust, Fall 2002, p. 18.

^⑤ Eleanor M. Fox, “Can We Control Merger Control? -An Experiment”,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Competition Seminar,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October 2, 1998.

^⑥ 1997 Commission Report to the Council and the Parlia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COM (99) 439 of September 13, 1999, p. 12.

间的有效沟通，开展执法协调；在礼让方面，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包括作出审查决定和使用合并救济等执法阶段会考虑对方的重要利益；在选择合并救济措施上，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一方面既强调管辖权，一方面又努力避免双方的分歧，在可能情况下将各自作出的审查决定保持一致或者至少不存在冲突。

鉴于欧盟与美国竞争主管机构在双边层面竞争执法合作上的引领作用，我国有必要加以借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六年来，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查处了许多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案件。然而，在合并控制领域的双边合作方面，我国与欧盟等反垄断司法辖区缺乏信息共享等合作机制，这影响了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开展对外合作的能力，也不利于我国在审查具有全球影响的案件中获取情报和发挥重要影响。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的反垄断司法辖区，我国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借鉴欧盟与美国在合并控制领域的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国家商签竞争执法协定，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内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EU and US Bilateral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in Merger Control

Huang Jin

Abstract: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merger control regi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multi-jurisdictional effects of mergers, bilateral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has become a must. EU and the U.S. play leading roles in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of cross-border merger control.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EU and the U.S.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aims to seek common ground, shelve differences and coordinate common development. From the good experiences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EU and the U.S. in the respect of notifi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coordination, comity and remedies, China's antimonopoly authorities can develop the framework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third counties in the bilateral level.

Keywords: Merger Control, Antimonopoly, Bilateral Antimonopoly Cooperation

(责任编辑：郝鲁怡)